

滑鐵格之役印象

張系國

書名・All the President's Men
作 者・Carl Bernstein and

Bob Woodward

出版者・Simon and Schuster 1974

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:

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.

All the King'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's men

Couldn't put Humpty Dumpty in his place again.

——Lewis Carroll "Through the Looking-Glass"

這本書，有人譯爲「總統的班底」。直譯固然是
一個辦法，可惜喪失了原書名的隱喻。原書名，引自
愛麗絲鏡中遊記，有扶不起的阿斗的意思。翻譯成「
總統的班底」，這層意思就不明顯了。

一個折衷的辦法，也許是譯成「滑鐵格之役」。
水門 (Watergate) 和滑鐵盧 (Waterloo) 雙聲。
滑鐵格之役和滑鐵盧之役，頗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一個
使尼克森總統身敗名裂，一個令拿破崙將軍英名掃地。
兩次「戰役」都空前慘烈，最後也都有意想不到的
結果。滑鐵盧之役已名垂千古。滑鐵格之役，後人是否
會同樣重視，現在還不敢談。不過水門案至少開了
幾個先例。尼克森是美國第一個被迫辭職的總統。水
門案件第一次證明大眾傳播工具的權威甚至凌駕總統
之上。有這麼多人每天在電視上看到水門案審訊的經
過，一步步像偵探推理小說般，興味盎然的推測下
一步的發展，案情又奇峯迭起，柳暗花明，最後終於
真相大白，水落石出；這種大眾參與的過程，恐怕也
是歷史上第一次。

這本書已拍成電影，由兩大紅星羅伯雷福和霍夫
曼飾演兩位記者主角。電影和書一樣，都有偵探小說
般的佈局，精彩得很。現實世界的真人實事，往往比
小說家辛苦構思的故事，更來得離奇曲折。讀完「滑
鐵格之役」，突然明白西方現代小說家拼命朝人的內
心深處掘，或在語言文字上故弄玄虛，實在情非得已
，可說是被迫走上這條絕路，憑心而論，「滑鐵格之
役」這非小說，就遠比任何「某某先生去了華盛頓」
(*Mr. X goes to Washington*) 類型的小說要精
彩。再加上電視的無孔不入，連尼克森宣讀退位聲明
時，眼中噙着的淚珠都照得清清楚楚。任何人的七情
六慾，都逃不過電視的法眼，立即出現在電視螢幕上
面，供大眾觀賞，小說家對此如何不淚垂？只能說：
罷！罷！罷！從此洗手不寫也罷！

類似「滑鐵格之役」的非小說，恐怕會取代小說
過去的地位。某些「不肖」小說家只有模仿報導文學
的形式，寫出「冷血」之類的作品。一般人讀小說，
無非爲了消遣。如果真人實事的非小說比小說更加精
彩刺激，那麼爲什麼要讀虛構的小說呢？每個讀者都
這樣想，小說的地位自然一落千丈了。

形勢很顯然，在大量消費的社會裏，非娛樂性的作品完全沒有前途。小說家如果不改行寫非小說，往往就沒有飯喫。真正堅持不撓的作家唯一的避難所就是各個學府。作家一面教書糊口，一面兢兢業業寫出企望傳世不朽的作品。這些不朽之作，一般人是不會去讀的——他們枕邊放着「滑鐵格之役」、「大鯊魚」、「外太空的播種者」，肚皮上架着一架袖珍電視機，再無精神去讀那些不忍卒讀的不朽之作。誰願意讀一個句子連綿十頁紙的不朽文章呢？除了作家教授的同僚，還在教不厭誨不倦的一堂課講十個字，逐章逐句的反覆推敲不朽文章外，再也沒有人讀它。

於是又出現了兩種文化。大學教授所寫的是、所教的、所鼓吹的是一種文化，一般人所接受的是另一種文化。前一種文化只存在於教室內，甚至大學教授走出教室，也一樣打開電視機，拿起一本「滑鐵格之役」。

「滑鐵格之役」萬歲！

2

還是看電視有趣。

「滑鐵格之役」說明一個趨勢，電視現在已成為人們彼此交通的唯一工具。如果沒有電視渲染和繪聲繪影（這話已不是形容詞，電視真的能够繪聲繪影），滑鐵格之役情勢不會急轉直下，尼克森也不致於辭職。

但尼克森也怨不得電視。當初他起家，何嘗不是靠了電視宣傳？「總統推銷術」一書，所寫的正是尼克森如何技巧的利用大眾傳播工具，塑造一個「可愛的尼克森」的形象，在總統競選裏贏得壓倒性的勝利。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。曾幾何時，幫助尼克森登上總統寶座的電視，又成為他的大敵。「可愛的尼克森」變成「可恨的尼克森」，他也只有揮淚告別白宮。

電視成為左右選民意見的利器，大約是從一九六二年甘迺迪競選總統開始。毫無政黨組織基礎的甘迺迪，憑其口才和儀表，贏得了電視機前千萬觀眾的好感，一舉擊敗搞了一輩子政黨組織的尼克森（也是尼克森！）。從此以後，美國總統競選，黨的組織力量已非決定性的因素。甘迺迪的成功說明了，只要競選人有雄厚財力支持，有一羣熟悉宣傳技巧的人充當智囊，加上本身又有優厚的條件（人長得瀟灑，口才好

，太太漂亮，兒女可愛……等等），即使沒有黨內的支持，一樣有可能成功。

一般美國選民對選舉的態度也改變了，他們不再重視黨派的界限，唯憑對競選者直觀的好惡印象，投下神聖的一票。

電視機從此成為政治家接近選民的唯一工具。選民在電視上挑選合意的總統，就如在電視上挑選牙膏、肥皂、除臭劑一樣。總統和牙膏一樣，成了消費品。人們對商品的印象好，他就上臺。人們開始厭惡這商品了，他只有下臺。

這種趨勢越來越明確。最近福特競選總統，在電視上播放的競選廣告，和銷售牙膏的廣告，殊無二致。有一段廣告裏，兩個家庭主婦在街上不期而遇。一個主婦說「福特真好，他使物價下跌了！」另一個故做驚訝狀的說：「真的？那我也要投他一票。」

總統終於成了商品，可以像商品般的推銷了。政黨的劃分，等於商品外面的包裝，只有裝飾的作用。如果不告訴選民是誰說的話，包管他分不清卡特、福特或雷根的言論，因為大家的論點都差不多。這和各種牌子的肥皂一樣，都是肥皂，價格也相似，

不同究竟在那裏呢？不過是宣傳推銷的技巧罷了。

美國民主政治演變到今日的局面，有好的一面，也有壞的一面，從好的一面看，每位選民都有最大的選擇自由，可以坐在電視機前面，隨心所欲挑選中意的政治人物，投下一票。政黨對他只有極微小的約束力。

從壞的一面看，政黨政治的功能也因此減到最小。只是政黨競選人的商標。競選人成功與否，多半靠他個人的努力，能否打動電視機前的觀眾，和政黨的關係不大。他當選之後，也只注意照顧他自己小圈子裏的人的利益，黨的政策，對他反而沒有多大左右的力量。他成功或失敗都和政黨無關，個人的政治前途也不在貫徹政黨的政策。因此，有野心的總統可以完全忘却黨的紀律，全憑個人意願行事。水門案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。

「滑鐵格之役」，說明了美國民主政治的新形勢：政黨政治的萎縮，大眾傳播工具的普及，使選民和政治家都遊離成單獨的個體，各自為戰。政黨萎縮，要說也不是壞事，少却多少流血鬭爭。但只怕人類還沒有進步到不需要政黨的階段？